

老爹岭传奇



老爷岭传奇

RAU30/06

尚凯文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2号

老爷岭传奇

尚凯文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华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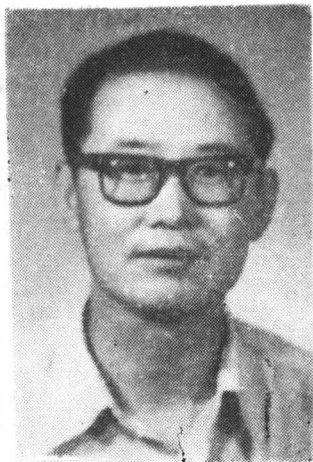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1.25印张 3插页 454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655-6/I·1133 定价: 10.10元



作者简介

尚凯文1941年
黑龙江省穆稜县人。
1979年开始发表作
品。《老爷岭传奇》
系作者的长篇处女
作。

目 录

- 第 一 回 谷雨时节逢乖事
帅府千金遇林森 (1)
- 第 二 回 地窖里胡仁受审
厅堂上铸头用刑 (10)
- 第 三 回 白石线枪毙胡主任
黑夜里目睹关鹏飞 (19)
- 第 四 回 义勇军生擒傻大胆
关鹏飞收留大刘和 (34)
- 第 五 回 庆功宴刁兴醉酒
送局长许冰逢妓 (42)
- 第 六 回 关鹏飞摆布树头阵
日本军潜伏苇子沟 (53)
- 第 七 回 关鹏飞败走对头砬子
吴马贩秘报韩家窝棚 (68)
- 第 八 回 细鳞河钩垂钓细鳞
山怪岭犬吠惊山怪 (75)
- 第 九 回 日本军山中寻足迹
关鹏飞树下遇黄仙 (89)

第 十 回	逢斥候英雄用计 跑单骑壮士伤身	(97)
第 十 一 回	八面通智算往来客 一掌经刁难卜卦人	(103)
第 十 二 回	充医生胡仁闯闺房 得秘报许冰奔家门	(112)
第 十 三 回	大麻脸两声定赌注 小乐呵一响惊人魂	(119)
第 十 四 回	小乐呵墙上观阵 大洋马圈内拂尘	(129)
第 十 五 回	马金彪狸猫换太子 白把头狍窖试伤员	(137)
第 十 六 回	走敌营大马猴送信 踞虎穴崔向武谋兵	(152)
第 十 七 回	关鹏飞酒后观通令 马兰花柜前辨英雄	(167)
第 十 八 回	生当复来归 死亦常相思	(173)
第 十 九 回	二虎相争不分上下 单刀未入难决雌雄	(184)
第 二 十 回	关鹏飞避雨逢官兵 大马猴走骑闯敌营	(191)
第二十一回	董大麻子神枪显身手 山岛大佐怒语饮弹丸	(203)
第二十二回	老黑山众军围孤营 小乐呵阵前斗唇舌	(223)

第二十三回	关鹏飞林隙望篝火 傻大胆树下弄惊雷	(239)
第二十四回	入虎穴双方谈判 释许冰关胡送客	(258)
第二十五回	关鹏飞持枪强典当 小乐呵宝局赌输赢	(282)
第二十六回	风云突变吴马贩迎门而入 意料之外关鹏飞有户难出	(299)
第二十七回	犴达犴痛击吴马贩 关鹏飞履险丁字屋	(312)
第二十八回	大队长敌营斗智勇 胡政委虎穴战雄兵	(326)
第二十九回	枯榆树刘和战孙力 靠山弯韩杨赚横田	(341)
第三十回	大马猴月台受阻 义勇军车厢施谋	(357)
第三十一回	一个闪摄下魔鬼影 三声枪击中关鹏飞	(371)
第三十二回	趁暗夜掩迹潜踪 燃灯火机关道破	(384)
第三十三回	跟踪追击脚前脚后 开棺验尸惊鬼惊人	(396)
第三十四回	司令官令传许团佐 许小妹夜析古人书	(404)
第三十五回	开局布罗网 中变点烽烟	(423)

第三十六回	九宫之内难避烽火 棋局之外更有鏖兵	(430)
第三十七回	大马猴子移花接木 梁大垞子问罪鞭尸	(439)
第三十八回	寒风吹不冷救国心 篝火暖得透壮士胸	(452)
第三十九回	郑满轴白雪行船 关鹏飞暗夜闯关	(467)
第四十回	抗日军退匿冰湖沟 关鹏飞图谋八面通	(477)
第四十一回	马市上马贩子行计 官道旁关鹏飞受骗	(491)
第四十二回	坐岗楼京胡拉大戏 过城门乐呵唱空城	(511)
第四十三回	东大营敌酋设计中计 司令部乐呵顺水推舟	(520)
第四十四回	亦忧亦喜灶前生计 可西可东岔口分兵	(535)
第四十五回	杨沟岭英雄皆仙逝 山丫口壮士一声枪	(552)
第四十六回	义勇军收尸三道岭 大马猴暗探四平村	(569)
第四十七回	网收鱼频跃 弓响鸟乱飞	(579)
第四十八回	认丈夫用尽千般计 对妻子横下一条心	(594)

第四十九回	马金彪登门探故友 关鹏飞决计回密营	(614)
第五十回	乖又乖老鬼子巧施伎俩 叹复叹小孩童吐露真情	(620)
第五十一回	何其壮也英雄赴难死 不亦危哉三本擒卢萍	(635)
第五十二回	三封信写不尽一生事 两行泪湿得透双重襟	(653)
后记		(670)

第一回 谷雨时节逢乖事 帅府千金遇林森

如果是大雪封山的十冬腊月，这件事或许就不会发生了，可是倒霉就倒霉在这个关东山的谷雨时节。

四月的最初几天，东满的气候就暖和起来了。十几天前，从雪飘冰封中解脱出来的老爷岭群山还是黄铜、青铜和古铜色，一场春雨过后，那些深沉肃穆的参天古木全都抽芽泛青，象在所有的铜上又长出一层绿锈。山上的嫩草芽子已经拱掉老草母，遍布老爷岭山脉的花叶扶疏、色香俱全的苤菜香花，象一场浩大的山火，烧红了远山近岫。这是一种多么柔和、温暖的色调呀！

在离县城八面通镇五、六里远的一条挨近山弯的车道上，有几个少女在那儿漫步着。她们是特意出来采花游春的。她们边走边唠，还把那五瓣相连的花冠移近鼻孔去嗅，鼻尖上立刻浮上一层粘如蛛丝的米黄色花粉。于是她们几个你掐我一把，我掐你一把，象突然得到口令似的一齐嘎嘎笑起来，一个个眉眼里光采飞扬。

就在这个时候，车道的那一端升起一团滚滚黄尘。黄尘中，一个日本军指挥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波喇喇、波喇喇”

地从西南飞驰而来。

那个日本军官一拐过山弯，便意外地发现几个姑娘迎面走来。当他瞥见一位头剪齐颈短发、肩披白色纱巾、身着烟色丝绒旗袍、外罩一件烟色呢子大氅的卓尔不群的高个儿姑娘，瞥见她那脸蛋儿白中透红，红中透嫩，全是迷迷丽丽的灵光水气时，不禁怦然心动。他突然将手一抖，勒紧了马缰绳，那霜染似的长鬃“伊犁雪”，立刻前蹄悬空，“咳咳咳——”一声长嘶。马蹄尚未落地，那个日本军官便飞身下马，直奔姑娘们走去。

当姑娘们见这个胡子刮得精光、脸腮象枪上烧蓝似的矮胖墩实的日本军官朝她们扑来时，脸上立刻没了笑容和光彩，忽地一下跑散了。那卓尔不群的姑娘决定朝人多的地方去，她边喊边顺着车道朝县城跑，可是没跑出多远，那个鬼子军官就跟踵而至了。她见势头不妙，便猛然收住脚步，道：

“你想干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县城二校的高级正教，是混成旅许团长的妹妹——许岚！”

“嘿嘿，就连许团长也是皇军的人，你的明白？”

那个日本军少尉说完便将许岚搂在怀里，又按到地上。可是他手里拉着的那匹“伊犁雪”战马却无处放置：松开，怕跑掉了；拉在手里又碍事。他灵机一动，便把那马缰绳缠在自己的脚脖上。这样，既跑不了人，也跑不了马，真可谓一举两得。

许岚被按在地上，只可挣扎，不可解脱。开始时还能呼叫，可是当一团子棉布粗鲁地塞进她嘴里时，她顿时觉得窒息、绝望，失去了反抗的力量，连那个日本军官也感到她那灵活的身躯渐渐停止了摆动，只是慌得扯起丝绒旗袍朝脸上

一蒙……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定身分的东满姑娘，春秋季节多是穿细绒长腿毛裤。许岚将外罩旗袍的长衿朝起一掀，那近似火的颜色的红毛裤和那近似血的颜色红罗襦，一露一闪，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那匹战马象瞅见了赤魔红鬼一般，一下子炸了眼。它把两只后腿向两边一岔，立刻四蹄奔腾起来。那脚脖上缠着马缰绳的日本指挥官，立即成了名副其实的“马后客”……

然而事情并未仅仅就此完结。许岚站起身正迷惑不解地望着那匹战马神活般地跑进山弯时，突然，那匹训练有素的战马又驮着他的主人朝她跑来。原来，缠在脚脖上的缰绳被拖开了，他唤住了“伊犁雪”，又折身返回来。

一见如此，许岚一边顺路奔跑，一边呼叫。就在她惊恐万状的时候，忽见一个商人模样的人从另一条岔道向这里匆匆赶来。许岚就象一个掉在深水里的人见着什么就抓什么一样，一下子拉住那个商人的一只胳膊。

这个尚未弄清缘由的人，还在扑朔迷离之中，突然看见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左挂战刀、右挎匣枪、脚蹬乌亮长筒马靴的日本军少尉军官，象个从灰尘里爬出来的凶煞神，飞马而来。

“八嘎！”那个日本军官见许岚跟一个商人扶臂并立，便一收马缰，滚鞍下马。他将战马拴在一棵小树上，转回身来喊了一句，“你的，是什么人？”

“我是中国人！”

“你中国人什么的干活？嗯？”

“太君，我是一个商人。”

“商人？什么商人跟花姑娘地搂着，嗯？”

“我是一个药材商，到这老爷岭山区收买人参。”

“八嘎呀路！药材商也纠杀刺西喽！”他话音还没落，便兜肚子就是一脚。药材商急忙向右一闪，可是，那许岚死死地搂住他的一只胳膊，就象青藤缠住白杨，树死藤生缠到底，树生藤死死都缠。他没能躲及，左臂上挨了一脚，立刻觉得左臂象电击般的麻木和剧疼。

那个日本军官一见没有踢倒药材商，便象怒猫似的“嗷！”的一声，抽出了白光闪闪的战刀，双手举过头顶，意欲要砍个大抹斜。

若是一般人，这一刀砍下来，将会从上肩的锁子骨，斜着一直劈到腰部。而这药材商一见岌岌可危，便立刻施展浑身解数。这一瞬间，天赋敏捷的药材商，猛然推开许岚，端着左臂，忍着疼痛，“嗖”地向旁边一闪，就势来了一个扫荡腿。这日本军指挥官是个多肉的矮胖子，只见他那笨重的身躯，如同浮光掠影、水过鸭背，从药材商的胸前滑倒下去……

有人说，这鬼子军官怎么这样不中用，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了吧？

拳谱上有这么一句：起脚三分虚。那鬼子军官好梦被冲，势必要饿虎扑食。因此他一脚留地，一脚升天，自然会破坏平衡。而守在那里的人却是一个稳砣子，他等在那里，相机而动，所谓“丁不丁来八不八，你若不来我不发。”象这样，以实待虚，以逸待劳的一方自然容易寻机取胜。再说，这个“药材商”也绝非等闲之士。你当他是谁？他原是东北讲武堂出身的军官，名叫胡仁，现在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

军政治部主任。在讲武堂时，这胡仁的战术学、兵器学、实弹射击等成绩都是优秀；他又擅长体育，摔跤、打拳都很出众；人又年轻、漂亮，所以有人称他是“罗成”确也不是说玄。

那个摔在地上的日本军少尉正待朝起爬，胡仁一个箭步跨上去，他晓得：“要用四两破千斤，抓筋拿脉打穴位。”于是他对准那鬼子少尉军官的一个穴位飞起一脚。这一脚正好踢到他右手的阳骨上，脚尖挑在麻筋上头，只听得“咣啷”一声，踢掉了战刀。

其实，这个日本军官也颇懂武术。他精通日本柔道，又善于徒手搏击，只见他“腾”地一下跳将起来，举着肥厚多肉的大巴掌直奔胡仁的脑门劈来。胡仁右脚向后一拉，又猛地向左一闪，来了个“蛟龙翻身”躲过了这一掌。

这个日本军少尉一见未劈着对方，便立刻火起心头。只见他横劈竖砍，左拦右击，“啪啪”弄了七七四十九下，也还未见高低。他正要第五十次出手，忽见那胡仁右手握成个拳疙瘩，直奔他鼻梁骨砸下来。这一下子要是贴着边，鼻梁骨不被砸碎也得捶塌，因此吓得这个日本军官脑袋向左一偏，立刻伸出右手向右驳。

其实，胡仁这一着是以实带虚，虚实并举。如果对方没有防备，这一着是实的；如果对方有了防备，这一着又突然转实为虚，去分对方的神。胡仁一见对方果真出动右手，右胸已无遮护，暴露无遗，便又突然改用左手出拳，左脚进步，直捣对方的肋巴条。只听得“噹”的一声，这一拳准确地击在他右腹上侧的肋巴上，两根肋巴条子立刻折断了。

常言道：文的开口知抱负，武的伸手知高低。这个日本

军官一见对手非同一般，便“噉”的一声去身上摸枪。

可是，这时忽见对面亮出了一只黑溜溜的枪筒，同时向他喊道：

“太君，对不起，这不是在你们日本，这是在武术发源地的中国！中国武术传入你们日本琉球群岛，还是在一千四百年前。你连‘手是两扇门’都还不懂，就不要腰上挂个死耗子，硬充猎手了！”

一见如此，那个过分紧张的日本指挥官脸上的肌肉都成块地跳，他对胡仁惊恐地问道：

“你的是……”

“嘿嘿，我不是说了吗，太君，我是一个药材商，并且还会打猎。我从来就喜欢和野兽玩命，今天碰巧遇上了你——记住，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胡仁说完，“叭”的一枪将他天灵盖揭开了。

到了这个时候，许岚的恐惧也没完全消失。刚才的场面使她惊心动魄，她好象在看一部武侠小说，看得她呆呆傻傻。

“你快走！”胡仁说，“待在这儿太危险，城里的鬼子听见枪声马上就会出动。”

许岚没有吱声。她那一肚子的感激话，多得就象满架的葡萄遍地的瓜，一时也不知道说哪一句好，只是傻呆呆地看着胡仁。这时她才注意到这个“药材商”中上等身材，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脚蹬一双圆口礼服呢便鞋，仪态潇洒，眉宇轩昂，不仅仗义救人，还有一付令人惊讶的俏俏正正的年青人的面孔……

胡仁无意中发现了许岚在看他，但当目光相遇时她又假装若无其事去看别处。过了一会听她说道：

“这位大哥，你我素不相识，可你见义勇为，救我一难，我不胜感激。我生当报恩，死当结草。请问大哥，家住哪儿？”

“我也不知道我家在哪儿，反正我哪儿都去，象柳絮一样，生来没根底，随飘随走。”

“噢——，那么您能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吗？”

这时，他们都听见一种不寻常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如同雷在天边哼。胡仁侧耳一听，原来是从县城里开出来几辆摩托车。那些摩托车一边飞跑，一边朝这里打枪。

胡仁暗想，我没有必要跟她说实了。我整天在大森林里钻来钻去，山岩巍巍兮林木森森，我如果以此名之，也算不得欺骗她。于是说：

“我姓林名森。”

“谢谢林森先生，有时间请到八面通镇许团长家做客，我是她的胞妹，我叫许岚。”

“哦，您原来是一位帅府千金！谢谢。”

敌人的摩托车已经拐过山弯飞过来。这儿离山弯只有二里多路，摩托车跑一分钟就可以赶到。胡仁急忙朝她摆了摆手，便转身没入枝条披拂的树丛里。

胡仁刚没入树丛，一个人趟着树棵子跑来。胡仁一看，原来是小乐呵。

小乐呵是胡仁的“小伙计”，因为解手落到了后边。刚才他听到了枪声，便提枪从矮树丛里摸过来。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胡仁说。

这一带树棵子密得象篦齿儿，但篦齿之间有齿缝，胡仁和追赶的敌人就在那“齿缝”间钻来钻去。他们隐在树林

里，虽然甩掉了敌人，但因为慌不择路，急急奔走了一夜，却渐渐地辨不出县城八面通镇和大顶子山的方向了。到了第二天的中午，老林子里的柞树和紫椴越来越少，象白雪和残冰般的白亮亮的桦树越来越多。一沟连一沟，一坡连一坡，全是参天白桦。一根根粗大的没有青叶遮掩的黄褐色的枯藤，从长着绿毛的老古桦上吊下来又挂上相挨的另一棵老古桦。大森林里的噪音不断地在头上“呜呜”作响，象似年老的女人在哀声痛哭。见了这些，胡仁不禁心里一惊：是不是来到了被人们视为畏途的瞪眼岭附近的桦树坡！

胡仁早就听人说过，桦树坡、瞪眼岭这一带是老爷岭山脉中最为恐怖的地方。因为这里群峰争起，所以谷远壑深。这里有六十四条大山沟，一个斜谷通向另一个斜谷，一条山沟通向另一条山沟，沟沟长满了弯弯曲曲的老态龙钟的大榆树和成抱粗的使人迷魂的大桦树。每至夏日，一棵棵大树枝叶塞空，几乎不见日月星辰。绿叶间仅露出几点闪着白光的天空，也只有镍币那么大。于是老林子里就更加幽邃，更加令人担心。虽然这片老林子里长着碗一般大的猴头、巴掌大的木耳和生长多年、肉质白色的七、八两重的山参棒槌，但却无人敢来这里跑山。这片老林子里流传着许多恐怖的故事。胡仁听过一个猎人说：桦树坡的蜘蛛都有小拳头大，后腿和腹部全都长满了黄斑。那个猎人还说：他在这一带曾亲眼看到过老虎和黑熊打交道，看到过带黑色花纹的豹子在暗夜里闪着两只绿莹莹的眼睛，低着头，嘴里打着呼噜，从四条腿之间向后窥望。他还曾亲眼看见一只黄褐色的花斑东北虎追着一大群黑毛、花毛还有黄毛的大大小的野猪打这儿经过。这些猪哪个先逃离猪群它便先吃掉哪一个。这一带狼